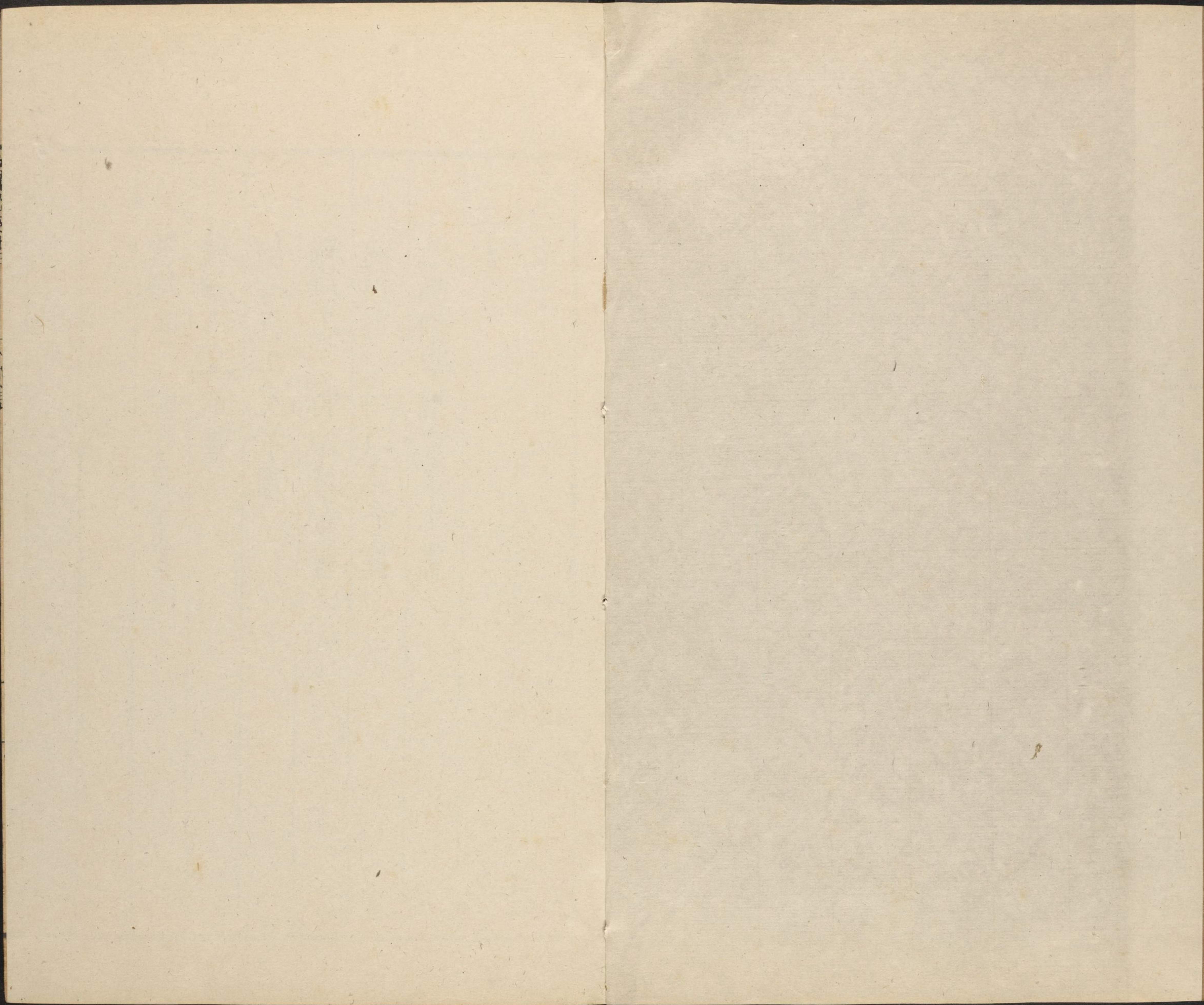


T5238.07/0623



文編卷之十三目錄

上書

歐陽脩準詔言事上書

蘇洵上 仁宗皇帝書

蘇軾上 神宗皇帝書

蘇軾再上皇帝書

蘇軾上皇帝書

蘇轍上 神宗皇帝書



文編卷之十三目錄

什

文編卷之十三 上書

荆川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批

門人丹陽姜寶廷善編次

知福州府墊江胡帛子行校刊

歐陽脩準詔言事上書 論兵事

月日臣脩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陛下臣近準詔書許臣上書言事臣學識愚淺不能廣引深遠以明治亂之原謹採當今急務條爲三弊五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

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爲人君者以細務而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治之要術也納一言而可用雖衆說不得以沮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天下無難治矣伏見國家自犬兵一動中外騷然陛下思社稷之安危念兵民之疲弊四五年來聖心憂勞可謂至矣然而兵日益老賊日益彊併九州之力討一西戎小者尚無一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違盟而動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惡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謂賴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

須者財用今財用乏矣陛下之心日憂於一日天下之勢歲危於一歲此臣所謂用心雖勞不知求致治之要者也近年朝廷開發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緒轉多枝梧不暇從前所採衆議紛紜至於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聽言雖多不如力行之果斷者也伏思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尚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然尚能南取荆楚收僞唐定

閩嶺西平兩蜀東下并潞北窺幽燕當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之故不覺其少何況今日承百年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富疆人衆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言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之臣然陛下皆不得而用者其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弊一曰不慎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臣聞號令者天子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令不信賞罰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出而賞罰不濫行是慎號令

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自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知用此三術而自執威權之柄故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武好用兵則誅滅四夷立功萬里以快其心欲求將則有衛霍之材以快其指使欲得賢士則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服遼東威振夷狄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靖李績之徒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房杜之徒在其左右此二帝者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惟能自執威權之柄耳伏惟陛下以聖明之姿超出二帝又盡有漢唐

文編卷之三十一
八十一
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常患無將欲贍軍則常患無財用欲威服四夷則嘗患無策欲任使賢材則嘗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也其故無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或爲強臣所制或爲小人所惑則威權不得出於已今朝無強臣之患旁無小人偏任之溺內外臣庶尊陛下如天愛陛下如父傾耳延首願陛下之所爲然何所憚而不爲乎若一日赫然執威柄以臨之則可使萬事皆辦何患五者之無柰何爲三弊之因循一事之不集臣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難

從今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或相謂曰且未要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略與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將吏更易道路疲於送迎符牒縱橫上下莫能遵守中外臣庶或聞而歎息或聞而竊笑歎息者有憂天下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號令如此欲威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慎號令之弊也用人之術不過賞罰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矣太祖時王全斌破蜀而

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是時方討江南故
 黜全斌與諸將立法太祖神武英斷所以能平定天
 下者其賞罰之法皆如此也昨關西用兵四五年矣
 大將以無功罷者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得
 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矣裨將畏懦逗留者皆當斬
 罪或暫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
 誅則諸將誰肯用命矣所謂賞不足勸威無所懼賞
 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也自
 兵動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而無實臣請略
 言其一二則其他可知數年以來點兵不絕諸路之

民半為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少怯懦者不可勝數
 是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數也新集之兵所
 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材所
 教者無旗鼓之節徃來州縣愁嘆嗷嗷既多是老病
 小怯之人又無訓齊精練之法此有教兵之虛名而
 無訓兵之實藝也諸路州軍分造器械工作之際已
 勞民力輦運般送又苦道塗然而鐵刃不剛筋膠不
 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務克數而速了
 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此有器械之
 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之法教老怯之兵

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悟何可及乎故事無大小悉皆鹵莽則不責功實之弊也臣故曰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萬事不可盡言臣請言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鬪智不鬪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符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四五萬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

況於夷狄尤難_知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爾故善用兵者以少爲多不善用者雖多而愈少也爲今計者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之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爲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赫然奮威勅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五十萬數

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旣未能但得以一當十則五十萬精兵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爲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者以此也今不思實効但務添多耗國耗民積以年歲賊雖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爲名將耳國家求將之意雖勞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略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竒傑之士召而至者以

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其怏怏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於無人可用則寧用龍鍾跛蹙庸懦暗劣之徒皆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爲朝廷危之前日澶淵之卒幾爲國家生事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然精求有賢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畧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効報國此二事也其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尋

其起弊之源今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在起於用兵而費大故也漢武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勒兵單于臺不過十八萬尚能困其國力況未若今日七八十萬連四五年而不罷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惟有減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理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速擊之便無將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此三事也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虜與朝廷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

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國頗爲元昊所敗故敢啓其貪心伺隙而動爾今若勅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敗昊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論事者皆知北虜與西賊通謀欲併二國之力窺我河北陝西今若我能先擊敗其一國則虜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傳聞北虜常有助兵今若虜中自有點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擊必求助於北虜北虜分兵助昊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不助昊則二國有隙自相疑貳此

亦伐交之策也假令二國剋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
大舉則元昊蒼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北虜相爲表裏
是破其素定之約乖其剋日之期此兵法所謂親而
離之者亦伐交之策也元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常
有輕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廷北憂我虜方經營於
河朔必謂我師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
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此取勝之上策也
前年西將有請出攻者當時賊氣力方盛我兵未練
朝廷尚許其出師況今元昊有可攻之勢此不可失
之時彼方幸吾憂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

此可攻之勢也自四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
已可用故近日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斂此
可攻之勢也苟失此時而使二虜先來則吾無策矣臣
願陛下詔執事之臣熟議而行之此四事也其五曰
可任之臣臣又聞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
文武列職徧於天下其間豈無材智之臣而陛下總
治萬機之大既不暇盡識其人故不能躬自進賢而
退不肖執政大臣動拘舊例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
審官吏部三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
次進賢而退不肖是上自天子下至有司無一人得

文編卷之十三
八上書
九
進賢而退不肖者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
遷更無旌別平居無事惟患太多而差遣不行一旦
臨事要人常患乏人使用自古任官之法無如今日
之繆也今議者或謂舉主轉官爲進賢犯罪黜責爲
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
聚故守廉慎者各舉清幹之人有贓汙者各舉貪濁
之人好徇私者各舉請求之人性庸暗者各舉不材
之人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改官則清
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請求者亦進矣不材者亦
進矣混淆如此便可爲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

豈有澄清糾舉之術哉惟犯贓之人因民論訴者乃
能黜之耳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賂者亦強黜之吏
以事必由已出故雖誅剝豪民尚或不及貧弱至於
不材之人不能主事衆胥群吏共爲姦欺則民無貧
富一時受弊以此而言則贓吏與不材之人爲害等
耳今贓吏因自敗者乃加黜責十不去其一二至於
不材之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寬緩容姦其弊如此便
可爲退不肖之法乎賢不肖旣無別則宜乎設官雖
多而無人可用也臣願陛下明賞罰責功實則材皆
列於陛下之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

用者爲有弊也三弊五事臣旣已詳言之矣惟陛下
擇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於上地理逆
於下人心怨於內四夷攻於外事勢如此矣非是陛
下遲疑寬緩之時惟願爲社稷生民留意臣脩昧死
再拜

蘇洵上 仁宗皇帝書

嘉祐三年十二月一日眉州布衣臣蘇洵謹頓首再
拜冒萬死上書 皇帝 闕下一臣前月五日蒙本州錄
到中書劄子連牒臣以兩制議上翰林學士歐陽脩
奏臣所著權書衡論幾策二十一二篇乞賜甄錄陛下

過聽召臣試策論舍人院仍令本州發遣臣赴闕臣
本田野匹夫名姓不登於州閭今一旦卒然被召實
不知其所以自通於 朝廷承命悸恐不知所爲以
陛下躬至聖之資又有群公卿之賢與天下士大夫
之衆如臣等輩固宜不少有臣無臣不加損益臣不
幸有負薪之疾不能奔走道路以副 陛下搜揚之
心憂惶負罪無所容處臣本凡才無路自進當少年
時亦嘗欲僥倖於 陛下之科舉有司以爲不肖輒
以擯落蓋退而處者十有餘年矣今雖欲勉彊扶病
戮力亦自知其踈拙終不能合有司之意恐重得罪

以辱 明詔且 陛下所為千里而召臣者其意以
 臣為能有所發明以度幾有補於聖政之萬一而臣
 之所以自結髮讀書至于今茲犬馬之齒幾已五十
 而猶未敢廢者其意亦欲效尺寸於當時以快平生
 之志耳今雖未能奔伏 闕下以累有司而猶不忍

默默卒無一言而已也天下之事其深遠切至者臣

自惟踈賤未敢遽言而其近而易行淺而未見者謹

條為十通以塞 明詔其一 言當核實用人 曰臣聞利之所在天下

趨之是故千金之子欲有所為則百家之市無寧居

者古之聖人執其大利之權以奔走天下意有所嚮

則天下爭先為之今陛下有奔走天下之權而不能

用何則古者賞一人而天下勸今 陛下增秩拜官

動以千計其人皆以為已所自致而不知戮力以報

上之恩至於臨事誰當效用此由 陛下輕用其爵

祿使天下之士積日持久而得之譬如傭力之人計

工而受直雖與之千萬豈知德其主哉是以雖有能

者亦無所施以為謹守繩墨足以自致高位官吏繁

多溢于局外使 陛下皇皇汲汲求以處之而不暇

擇其賢不肖以病 陛下之民而耗竭大司農之錢

穀此議者所欲去而未得也臣竊思之蓋今制馭天

下之吏自州縣令錄幕職而改京官者皆未得其術
是以若此紛紛也今雖多其舉官而遠其考重其舉
官之罪此適足以隔賢者而容不肖且天下無事雖
庸人皆足以無過一旦改官無所不爲彼其舉者曰
此廉吏此能吏朝廷不知其所以爲廉與能也幸而
未有敗事則長爲廉與能矣雖重其罪未見有益上
下相蒙請託公行泄官六七考求舉主五六人此誰
不能者臣愚以爲舉人者當使明著其迹曰某人廉
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嘗有某事以
知其能雖不必有非常之功而皆有可紀之狀其特

曰廉能而已者不聽如此則夫庸人雖無罪而不足
稱者不得入其間老於州縣不足甚惜而天下之吏
必皆務爲可稱之功與民興利除害惟恐不出諸已
此古之聖人所以驅天下之人而使爭爲善也有功
而賞有罪而罰其實一也今降官罷任者必奏曰某
人有某罪其罪當然然後 朝廷舉而行之今若不
著其所犯之由而特曰此不才貪吏也則於 朝廷
安肯以空言而加之罪今又何獨至於改官而聽其
空言哉是不思之甚也或者以爲如此則天下之吏
務爲可稱用意過當生事以爲已功漸不可長臣以

爲不然蓋聖人必觀天下之勢而爲之法方天下初
定民厭勞役則聖人務爲因循之政與之休息及其
久安而無變則必有不振之禍是以聖人破其苟且
之心而作其怠惰之氣漢之元成惟不知此以至於
亂今天下少惰矣宜有以激發其心使踴躍於功名
以變其俗况乎冗官紛紜如此不知所以節之而又
何疑於此乎且 陛下與天下之士相期於功名而
毋苟得此待之至深也若其宏才大略不樂於小官
而無聞焉者使兩制得以非常舉之此天下亦不過
幾人而已吏之有過而不得遷者亦使得以功贖如

此亦以示

言任子之不可

陛下之有所推恩而不惟艱之也其二

曰臣聞古者之制爵祿必皆孝悌忠信脩潔博習聞
於鄉黨而達於 朝廷以得之及其後世不然曲藝
小數皆可以進然其得之也猶有以取之其弊不若
今之甚也今之用人最無謂者其所謂任子乎因其
父兄之資以得大官而又任其子弟子將復任其孫
孫又任其子是不學而得者常無窮也夫得之也易
則其失之也不甚惜以不學之人而居不甚惜之官
其視民如草芥也固宜 朝廷自近年始有意於裁
節然皆知損之而未得其所損此所謂制其末而不

窮其原見其粗而未識其精僥倖之風少衰而猶在也夫聖人之舉事不唯曰利而已必將有以大服天下之心今欲有所去也必使天下知其所去之說故雖盡去而無疑何者恃其說明也夫所謂任子弟者亦猶曰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云爾彼其父兄固學而得之也學者任人不學者任於人此易曉也今之制苟幸而其官至於可任者舉使任之不問其始之何從而得之也且彼任於人不暇又安能任人此猶借資之人而欲從之句貸不已難乎臣愚以爲父兄之所任而得官者雖至正即宜皆不聽任子弟唯

其能自脩飾而越錄躡次以至於清顯者乃聽如此則天下之冗官必大衰少而公卿之後皆奮志爲學不待父兄之資其任而得官者知後不得復任其子弟亦當勉強不肯終老自棄於庸人此其爲益豈特一二而已其三曰臣聞自設官以來皆有考績之法

論考課

周室旣亡其法廢絕自京房建考課之議其後終不能行夫有官必有課有課必有賞罰有官而無課是無官也有課而無賞罰是無課也無官無課而欲求天下之大治臣不識也然更歷千載而終莫之行行之則益以紛亂而終不可考其故何也天下之吏不

可以勝考。今欲人人而課之，必使入於九等之中。此宜其顛倒錯繆，而不若無之爲便也。臣觀自昔行考課者，皆不得其術。蓋天下之官皆有所屬之長，有功有罪，其長皆得以舉刺。如必人人而課之於朝廷，則其長爲將安用？惟其大吏無所屬而莫爲之長也。則課之所宜加何者？其位尊，故課一人而其下皆可整齊；其數少，故可以盡其能，而不謬。今天下所以不大治者，守令丞尉賢不肖混淆，而莫之辨也。夫守令丞尉賢不肖，之不辨其咎在職司之不明；職司之不明，其咎在無所屬而莫爲之長。陛下以無所屬

之官而寄之以一路，其賢不肖當使誰察之？古之考績者，皆從司會而至於天子。古之司會，卽今之尚書。尚書旣廢，唯御史可以總察中外之官。臣愚以爲可使朝臣議定職司考課之法，而於御史臺別立考課之司。中丞舉其大綱，而屬官之中選疆明者一人，以專治其事。以舉刺多者爲上，以舉刺少者爲中，以無舉刺者爲下。因其罷歸而奏其治，要使朝廷有以爲之賞罰，其非常之功不可掩之罪，又當特有以償之。使職司知有所懲勸，則其下守令丞尉不容復有所依違。而其所課者，又不過數十人，足以得其實。此

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法無便於此者矣今天下號
為太平其實遠方之民窮困已甚其咎皆在職司臣
不敢盡言 陛下試加採訪乃知臣言之不妄其四
論監司太守待縣令當以禮
曰臣聞古者諸侯臣妾其境內而卿大夫之家亦各
有臣陪臣之事其君如其君之事天子此無他其一
境之內所以生殺予奪富貴貧賤者皆自我制之此
固有以臣妾之也其後諸侯雖廢而自漢至唐猶有
相君之勢何者其署置辟舉之權猶足以臣之也是
故太守刺史坐於堂上州縣之吏拜於堂下雖奔走
頓伏其誰曰不然自 太祖受命收天下之尊歸之

京師一命以上皆上所自置而大司農衣食之自宰
相至于州縣吏雖貴賤相去甚遠而其實皆所與比
肩而事主耳是以百餘年間天下不知有權臣之威
而太守刺史猶用漢唐之制使州縣之吏事之如事
君之禮皆受天子之爵皆食天子之祿不知其何以
臣之也小吏之於大官不憂其有所不從唯恐其從
之過耳今天下以貴相高以賤相譖柰何使州縣之
吏趨走於太守之庭不啻若僕妾唯唯不給故大吏
常恣行不忌其下而小吏不能正以至於曲隨諂事
助以為虐其能中立而不撓者固已難矣此不足怪

其勢固使然也。夫州縣之吏位卑而祿薄，法於民最近而易以爲姦。朝廷所恃以制之者，特以厲其廉，隅全其節槩而養其氣，使知有所耻也。且必有異材焉，後將以爲公卿而安可薄哉！其尤不可者，今以縣令從州縣之禮，夫縣令官雖卑，其所負一縣之責，與京朝官知縣等耳。其吏胥人民習知其官長之拜伏於太守之庭，如是之不威也，故輕之。輕之故易爲姦，此縣令之所以爲難也。臣愚以爲州縣之吏事，太守可恭遜卑抑，不敢抗而已，不至於通名贊拜，趨走其下風，所以全士大夫之節，且以儆大吏之不法者，其

論武舉

五曰臣聞爲天下者必有所不可窺，是以天下有急不求其素所不用之人，使天下不能幸其倉卒而取其祿位。唯聖人爲能然，何則？其素所用者緩急足以使也。臨事而取者亦不足用矣。傳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國家用兵之時，購方畧，設武舉，使天下屠沽健武皆能徒手攫取。陛下之官而兵休之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斗升之祿，臣恐天下有以窺朝廷也。今之任爲將帥卒有急難而可使者誰也？陛下之老將曩之所謂戰勝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爲可復武

舉而為之新制以革其舊弊且昔之所謂武舉者蓋
 踈矣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疆引重市井之麤材而
 以策試中者亦皆紀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又其取
 人太多天下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衆而待之又甚
 輕其下第者不免於隸役故其所得皆貪汙無行之
 徒豪傑之士恥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舉
 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權畧之外
 便於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
 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
 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

言當信任大臣

二斯亦足以濟矣其六曰臣聞法不足以制天下以
 法而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
 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畧而濟
 之以至誠使天下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
 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人君御其大臣不可
 以用法如其左右大臣而必待法而後能御也則其
 踈遠小吏當復何以哉以天下之大而無可信之人
 則國不足以為國矣臣觀今兩制以上非無賢俊之
 士然皆奉法供職無過而已莫肯於繩墨之外為
 陛下深思遠慮有所建明何者陛下待之於繩墨

見

之內也。臣請得舉其一二以言之。夫兩府與兩制宜使日夜交於門以講論當世之務且以習知其爲人臨事授任以不失其才。今法不可以相往來意將以杜其言謁之私也。君臣之道不同人臣惟自防人君惟無防之是以歡欣相接而無間以兩府兩制爲可信耶當無所請屬以爲不可信耶彼何患無所致其私意安在其相往來耶。今兩制知舉不免用封彌謄錄既奏而下御史親往涖之凜凜如鞫大獄使不知誰人之辭又何其甚也。臣愚以爲如此之類一切徹去彼稍有知宜不忍負若其猶有所欺也則亦天下

之不才無耻者矣

陛下赫然震威誅一二人可以

使天下姦吏重足而立想聞

朝廷之風亦必有個

儻非常之才爲

陛下用也其七日臣聞爲天下者

言當借名器

可以名器授人而不可以名器許人人之不可以一

日而知也久矣

國家以科舉取人四方之來者如

市一旦使有司第之此固非真知其才之高下大小

也特以爲姑收之而已將試之爲政而觀其悠久則

必有大異不然者今進士三人之中釋褐之日天下

望爲卿相不及十年未有不爲兩制者且彼以其一

日之長而擅終身之富貴舉而歸之如有所負如此

則雖天下之美材亦或怠而不修其率意恣行者人亦望風畏之不敢按此何為者也且又有甚不便者先王制其天下尊尊相高貴貴相承使天下仰視朝廷之尊如泰山喬嶽非拔援所能及苟非有大功與出群之才則不可以輕得其高位是故天下知有所忌而不敢覬覦今五尺童子斐然皆有意於公卿得之則不知愧不得則怨何則彼習知其一旦之可以僥倖而無難也如此則匹夫輕朝廷臣愚以為三人之中苟優與一官足以報其一日之長館閣臺省非舉不入彼果不才者也其安以入為彼果才者

也其何患無所舉此非獨以愛世

以重朝

廷耳其八曰臣聞古者敵國相觀不

於山川之

險士馬之衆相觀於人而已高山大江必有猛獸怪物時見其威故人不取藝夫不必戰勝而後服也使之常有所忌而不敢發使吾常有所恃而無所怯耳今以中國之大使夷狄視之不畏甚者敢有煩言以瀆亂吾聽此其心不有所窺其安能如此之無畏也敵國有事相待以將無事相觀以使今之所謂使者亦輕矣曰此人也為此官也則以為此使也今歲以某來歲當以某又來歲當以某如縣令署役必均而

已矣人之才固有所短而不可彊其專對捷給勇敢
又非可以學致也今必使疆之彼有愴惶失次爲夷
狄笑而已古者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
專之今法令太密使小吏執簡記其旁一搖足輒隨
而書之雖有竒才辯士亦安所效用彼夷狄觀之以
爲樽俎談燕之間尚不能辦軍旅之際固宜其無人
也如此將何以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哉臣愚以爲
奉使宜有常人唯其可者而不必均彼其不能者
陛下責之以文學政事不必彊之於言語之間以敗
吾事而亦稍寬其法使得有所施且今世之患以奉

使爲艱免故必均而後可

陛下平世使人而皆得

以辭免後有緩急使之出入

死地將皆逃耶此臣又

非獨爲出使而言也其九曰臣聞刑之有赦其來遠

言因知而赦之不可

矣周制八議有可赦之人而無可赦之時自三代之
衰始聞有肆赦之令然皆因天下有非常之事凶荒
流離之後盜賊垢汙之餘於是有以沛然洗濯於天
下而猶不若今之因郊而赦使天下之凶民可以逆
知而僥倖也平時小民畏法不敢趨趨當郊之歲盜
賊公行罪人滿獄爲天下者將何利於此而又糜散
帑廩以賞無用冗雜之兵一經大禮費以萬億賦歛

之不輕民之不聊生皆此之故也以陛下節用愛民非不欲去此矣顧以爲所從來久遠恐一旦去之天下必以爲少恩而凶豪無賴之兵或因以爲辭而生亂此其所以重改也蓋事有不可改而遂不改者其憂必深改之則其禍必速惟其不失推恩而有以救天下之弊者臣愚以爲先郊之歲可因事爲辭特發大號如郊之赦與軍士之賜且告之曰吾於天下非有惜乎推恩也惟是凶殘之民知吾當赦輒以犯法以賊害吾良民今而後赦不於郊之歲以爲常制天下之人喜乎非郊之歲而得知郊之賞也何暇慮其

後其後四五年而行之七八年而行之又從而盡去之天下晏然不知而日以遠矣且此出於五代之後兵荒之間所以姑息天下而安反側耳後之人相承而不能去以至于今法令明共四方無虞何畏而不改今不爲之計使姦人猾吏養爲盜賊而後取租賦以啖驕兵乘之以饑饉鮮不及亂矣當此之時欲爲之計其猶有及乎其十曰臣聞古者所以採庶人之議爲其踈賤而無嫌也不知爵祿之可愛故其言公不知君威之可畏故其言直今臣幸而未立于陛下之朝無所愛惜顧念於其心者是以天下之事

言當盡去小人

陛下之諸臣所不敢盡言者臣請得以僭言之 陛
下擢用俊賢思致太平今幾年矣事聖立而輒廢功
未成而旋去 陛下知其所由乎 陛下知其所由
則今之在位者皆足以有立若猶未也雖得賢臣千
萬天下終不可爲何者小人之根未去也 陛下遇
士大夫有禮凡在位者不敢用褻狎戲嫚以求親媚
於 陛下而讒言邪謀之所由至於 朝廷者天下
之人皆以爲 陛下不踈遠宦官之過 陛下特以
爲耳目玩弄之臣而不知其陰賊險詐爲害最大天
下之小人無由至於 陛下之前故皆通於宦官珠

玉錦繡所以爲賂者絡繹於道以間闕齟齬賢人之
語 陛下縱不聽用而大臣常有所顧忌以不得盡
其心臣故曰小人之根未去也竊聞之道路 陛下
將有意去而踈之也若如所言則天下之福然臣方
以爲憂而未敢賀也古之小人有爲君子之所抑而
反激爲天下之禍者臣每痛傷之蓋東漢之衰宦官
用事陽球爲司隸校尉發憤誅王甫等數人磔其尸
于道中常侍曹節過而見之遂奏誅陽球而宦官之
用事過於王甫之未誅其後竇武何進又欲去之而
反以遇害故漢之衰至於掃地而不可救夫君子之

去小人惟能盡去乃無後患惟 陛下思 宗廟社稷之重與天下之可畏既去之又去之既踈之又踈之刀蹈之餘必無忠良縱有區區之小節不過幃閣掃洒之勤無益於事惟能務絕其權使 朝廷清明而忠信嘉謨易以入則天下無事矣惟 陛下無使爲臣之所料而後世以臣爲知言不勝大願曩臣所著二十二篇略言當世之要 陛下雖以此召臣然臣觀 朝廷之意特以其文采詞致稍有可嘉而未必其言之可用也天下無事臣每每狂言以迂闊爲世笑然臣以爲必將有時而不迂闊也賈誼之策不用於孝文之時而使主父偃之徒得其餘論而施之於孝武之世夫施之於孝武之世固不如用之於孝文之時之易也臣雖不及古人惟 陛下不以一布衣之言而忽之不勝越次憂國之心效其所見且非陛下召臣臣言無以至於 朝廷今老矣恐後無由復言故云云之多至於此也惟 陛下寬之臣洵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書

蘇軾上

神宗皇帝書

熙寧四年二月日具位臣蘇軾謹冒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

知瀆犯 天威罪在不赦 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
而側聽逾旬 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
已停罷乃知 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
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
所勉疆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
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 陛下翻然改
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
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 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
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疆兵而伏戎虜矣有君
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靄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

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
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
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
待而後言今 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
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
三願 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
恃人臣恃 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 陛下之
法故能勝伏疆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
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
聚則爲君臣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

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飢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道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征輕易喪志詎敢肆其胷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唯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疆亦以

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疆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

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意而度於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涌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變路深山當行酒禁抱收僧尼常住減剋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

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比自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啄以自鮮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

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
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
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 陛下之
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
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
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 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
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
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
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
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

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
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
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
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闐獸亦
可謂拙謀矣 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
使副而 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
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
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
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
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

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爲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綉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爲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

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卽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千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 陛下試取其傳而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 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會未數歲是非

輕發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
宜事少而負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
不服或致侮慢以與爭事少而負多則無以為功必
須生事以塞責 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
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 朝廷之意
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
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
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
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漑且糞長我禾黍何嘗
曰長我粳稻耶今欲也 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

之陂一歲至於三歲而滿矣 陛下遽信其說即使
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 陛下有意興
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
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
略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卽鹿無虞豈惟徒
勞必大煩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
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重行黜降不以赦
原若材力不辨興脩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
謂深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阻功
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

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踈豈
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
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何則格沮之
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
堰多為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末業苟欲興復必
盡迫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
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
以為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 朝廷本無
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
用五穀衣之必用桑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

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
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
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
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
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
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
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
甚厨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
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為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
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

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歛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旣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常稅之外生出科名哉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歛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

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矣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事故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

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
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 陛下首欲
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
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受老死而沒官富有四
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
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
禁今 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
數世之後暴君污吏 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
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 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
南買緡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 朝廷既有

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緡未嘗不折鹽糧草未
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如治
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 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
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
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
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情願人戶必皆孤貧不濟之
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
繼之以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
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
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上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

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
瓢乞丐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為青苗家貸
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飢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
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
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
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 陛下欲考其實則必亦
問人人知 陛下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
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
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
之者皆言民盡樂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

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
雖未至於斯亦望 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
力匱竭用賈人桑洪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
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
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
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徒
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
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
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
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

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
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
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
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 朝廷不知慮此乃
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
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
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
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 陛下以爲壞常平而
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 陛
下天機洞照聖畧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

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久不終
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古之英主
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
印及聞番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
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
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 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
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
樂成難與慮始故 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
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 陛下若信而用之
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

而怨已起矣臣之所謂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
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
之所以長短告 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
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疆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
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
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
雖疆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
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
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疆也周公知
其後必有篡弑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

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
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
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
收燕趙復河隍力疆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勛之亂起
臣願 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 陛下急於
有功而貪富疆使 陛下富如隋疆如秦西取靈武
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
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
在風俗世有尪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
猶存則尪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

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彊陽根本已危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叅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泰用

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卽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僥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宗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

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
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
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
無徒若 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
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 朝
廷之福亦豈 陛下所願哉漢文欲用虎圈嗇夫釋
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
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
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
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

